潮头论剑

黎阳诗歌的“情”与“言”

——以《川中笔迹》组诗为例

■ (四川)马迎春

诗言情,“言”即诗歌的言语,言是语的高格。言是媒介,是载体,是外形,是肌肉,是诗歌的载体,也是诗歌之型;诗歌的“情”即表达的思想、抒发的情感,它是诗的灵魂,是内质,是骨骼,同时也是诗歌的能指和所指的基调和纲领。二者必须完美结合,相辅相成,互相生发,共同服务于诗意的建构,才能够让一首诗真正活起来。美好的“情”因准确、凝练、优美的“言”而得以艺术化地表达;诗意化的“言”因真挚动人的“情”而获得了艺术生命。

有“情”无“言”不是诗,反过来,有“言”无“情”同样不能算作是诗。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的诗人,其诗学问题的核心就是处理“情”与“言”的关系问题,即为思想情感寻找到一种恰当的语言形式。即使《毛诗大序》的“赋比兴”,虽然是对《诗经》艺术技巧进行的提炼,但本质上仍旧是处理“情”与“言”的问题。皎然在《诗式》中曰:“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象”即事物的外在形象,“义”即事物的内在意蕴,虽然论及的是“比”“兴”之“象”“义”问题,但终极目的还是探讨语言和情感的问题。后来司空图“韵外之致”、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许印芳“淡语亦浓”、“朴语亦华”等,直到现当代诗人的诗学实践,无不是在为“情”寻找恰当的“言”。西方同样如此,比如但丁就力图让语言充满多种意义(思想感情),他说“诗或文学具有字面的、譬喻的、道德的、寓言的四重意义”,这即是对诗歌的语言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语言的意义要丰富。后来反叛性的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就说“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且对诗歌语言提出了要求。

由此可见,诗歌艺术的核心实质上就是处理“情”与“言”的问题,二者处理好了,就可以说是掌握了诗歌艺术的奥妙。由此观之,黎阳的组诗《川中笔迹》,在“情”与“言”的处理上是到位的。整组诗歌情感真挚动人,或者感时伤怀,或者怀乡念亲,或者内心叩问……读来令读者动容。取得这种打动读者的诗意效果,主要得力于他的诗歌语言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这些情感。不得不说,正是因为他处理好了“情”与“言”的问题,这组诗歌才有了动人的诗意,他建构出的符号世界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诗意世界。

先说“情”这一方面。这组诗歌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抒发的情感是真挚的,也就是说,黎阳的诗歌写作很真诚,是真正“情感的自然流露”,仿佛涓涓细流在他心中积蓄,不得不通过语言的形式“流”出来,感伤而不消沉,写忧而不俗烂,赞美而不浮夸。一句话,他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点应该是所有诗歌写作者应该学习的。整组诗歌事实上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诗人的精神历程,诗中出现了“马道”、“安宁河”、“松花江”等这些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他诗意得以建构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历程的承载地。阅读这些诗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饱经沧桑的心理和精神,正是这种真挚深情地抒写,十分打动人心,毫不夸张地说,有的诗歌读来令人泫然欲泣。比如《此处独立 在句子的缝隙中寻找一份阳光》这首诗,请看第一诗段:

悬挂的手臂 无法轻易举起沉重的回忆
在所有穿过骨头的钢钉上 发现残存的良知
这些肉丝 曾经连着那些骨肉
此刻被剥离 没有麻药 没有吸氧
没有亲人的怜惜 目光
凝固在手术室的天花板上
爱人 在室外傻傻地等待
滑动的病床 破门而出

这首诗力图通过诗句来拯救心灵,彰显了艺术的伟大力量。上面选段是一个手术场景的展示,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的那种担忧,那种深情,那种“骨肉此刻被剥离”的痛苦;这一诗段同样传达出了人生的深刻孤独,即使有爱人在室外等候,但是也只能“没有麻药 没有吸氧/没有亲人的怜惜 目光/凝固在手术室的天花板上”,这并不是说没有爱与关怀,而是从本质上点明了人生某些时候某些境遇只能独自去承担,人一生中的有些痛苦虽有人愿意替你分担但在本质上却是无能为力的。这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是深刻的,痛苦当然也是深刻的。如果将这首诗歌和《安宁河谷,带不给我安宁的时光》结合起来阅读,就更能感受到诗人的内在情感,体会出这一事件在他精神上留下的印迹是多么深,“总有几声脆响,在午夜或者在阳光明媚的中午/那么脆的是什么呢/瓷器,玻璃,或者是骨头// ……几十年了,从遥远到遥远/我的心脏越来越脆弱/怕那几声清脆的声音”。

再如《我总是在风雨飘摇的夜晚冥想》这首怀念亲人的诗歌,“此时想起母亲被堵塞的脑血管/父亲肿胀的手腕和脚脖子……”,“想起他们,我的夜晚会坐立不安/因为爱情,摔断手臂的爱人/奔波了半生,却突然停下来的我……”,这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实情感,无不直击读者的心灵,引起情感上的深度共鸣。其他如写抗震救灾的《阴霾 人声鼎沸的清晨》、写友情的《即使春天刚到,叶子还是围绕在他的膝下》、写羁旅之愁的《路过中秋,我不知道丢了什么》等等,几乎每首诗歌抒发的情感都能直击人心。

再说“言”这一方面。真诚的情感,必须要用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表现。从这组诗歌看,黎阳在多年的诗歌操作中,已经找到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表情达意的诗歌语言。总体上说,他的诗歌语言是以朴实为主,不炫耀,不卖弄,不是唯语言论者,能够准确传达出他内心所想所感,但他的语言又极具陌生化效果,时不时带给人一种奇崛之感。朴实和奇崛似乎是一个矛盾,但是在黎阳的诗歌中却奇妙地融为了一体。正是这种朴实准确加上奇崛,使他的诗歌语言具有独特的审美品质。比如《晨钟暮鼓的佛乐中,进入夜晚的经卷》这首诗中的句子,“四十年的风风火火 在一个个断裂的句子中”、《此处独立 在句子的缝隙中寻找一份阳光》中“在所有穿过骨头的钢钉上 发现残存的良知”、《流云逝水 停留在额头上》中“生生息息的炊烟和吹笛子的牧童/在仰望故事中的银河”、《金沙江边 顽石与闪烁的沙》中“金沙江在诗词的缝隙中 流淌”、《即使春天刚到,叶子还是围绕在他的膝下》中“他宽阔的肩膀上扛着一个家庭的幸福/还要扛着一个独立的念头”,等等,几乎每首诗歌中都可以找到这类搭配奇特、组合超常的诗句。

整组诗中,《阳光照在安宁河上》《安宁河谷,带不给我安宁的时光》这两首诗歌属于最为动人的作品之列,在“情”与“言”的处理上十分讲究。首先两首诗歌题目就很具有张力,“安宁河”与诗中事实上的不安宁构成冲突,这是诗人对河名的巧妙运用。前者感伤中带温暖,后者在不动声色地抒写中表达了人生的沉痛。

春天 感觉从未离开安宁河
鲜花和绿叶一直陪着我从腊月走来
马道镇的道路已经在岁末修缮完毕
道路的尽头一栋桥梁却没有竣工
……
想想此生 颠沛流离的奔走
在一天看不见终点的航线上
爱情是最好的缆绳
可以系住一颗破碎的心
琼海 凉山 马道所有的词组
见证着我身后的足迹

这是《阳光照在安宁河上》中的句子,“春天 感觉从未离开安宁河”,春天不可能永驻安宁河,这只是诗人的主观情感的外在投射,这是诗人语言考究的表现,道路已经修好,只是“道路的尽头一栋桥梁却没有竣工”,这既可以是实写,也可以是一种象征,那没有修好的桥梁象征某种阻碍。最妙的是“在一天看不见终点的航线上/爱情是最好的缆绳/可以系住一颗破碎的心”,将爱情比作缆绳,心比作舟楫,系住一颗心,这是一颗流浪的心,充满感伤,甚至是痛苦,但是又有着对爱情的忠贞,是语言和情感的完美结合。二、三两节诗歌,充满了深沉的思考,在诗意的推进中,情感基调越来越积极乐观,直到最后,“阳光温暖每一个人/每一颗跳动的心”。整首诗歌感伤而温暖,给人向上的力量;语言运用上细腻、朴实,时有奇崛之处,是“情”与“言”处理十分到位的佳作。

而《安宁河谷,带不给我安宁的时光》同样是一首动人之作,以平实的语言写出了生活的沉痛。“总有几声脆响,在午夜或者在阳光明媚的中午/那么脆的是什么呢/瓷器,玻璃,或者是骨头”,生活中的脆响带给诗人惊惧,瓷器、玻璃和骨头的并列,让人联想到人的生命不就是像瓷器一般易碎吗?“或者是母亲病榻上迟缓的目光/或者是妻子手臂上接骨钢钉下的缝隙/或者是安宁河谷巨石下腐烂的棺木”,这几句点明了让诗人害怕的脆响是什么,既因亲人的痛苦而痛苦,也有对人生终归难逃一个棺木的归宿之深切感伤。

总之,这组诗歌在“情”与“言”的处理上值得借鉴,“情”因“言”显,“言”因“情”而获得生命。也可看出黎阳在诗学追求上有明确的目标,在多年的诗学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他表达自身情感的语言形式。

秋水深处的白云

——读黎阳诗集《成都语汇》

■ (四川)陈宇

这是一部能让读者领略和思考人生的诗集。

有不少诗集是用某首诗歌标题作为整部诗集的书名的,但用某首诗的标题作书名,同时将里面的另一首诗歌标题用来作副标题的,则少见了。比如这部《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它的作者黎阳,本名王利平,黑龙江人,诗歌刊物编辑。因为诗歌,我们有过两次“偶遇”。那是 2016 年夏天。李侃、秦风等为编讫印行的《2015 年自便诗选》在成都“芳龄旧事”召开座谈发布会。西昌、德阳、广安等地的人也去,加上大成都本地的,一共好几十个:吉木狼格、尚仲敏、桑眉、举人家的书童、余庆双、杨七斌和黎阳他们二人。就此有幸获得了黎阳的诗集《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这部现实主义的诗集,通过诗人对自己“行走江湖”的素写,为读者呈现了诗人执着行吟人生路的况味,让读者在诗歌阅读的“慢享时光”中,油然生出“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等人生本真问题的反省和思考。

画家的味道。诗集勒口简介上,黎阳图像后面的背景是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画面淡、远。和后面的文字以及诗歌相比较,让人揣摩编者是不是在表达这么一种意图:诗歌才是本书的主题。诗歌本身已经说了一切。请读者直接进入到诗歌文本的阅读中去罢。整部诗集,从第一辑“成都语汇”;第二辑“低头走路”;第三辑“步行者的素写”;第四辑“自嘲或反讽”;第五辑“乡音无改”直到最后第六辑“一个人的成都北站(长诗)”结束。诗人都在用诗笔不停地“素写”。犹如勤奋的画家,脚步不停,素写不止。在《盆地》中,诗人写到:盆还是那个弧度,有些田野的味道/有些腐烂的味道,有些没有味道。诗人似乎已经抓住了盆地的独特之处,就要落子于笔尖纸上了。结果却在最后道出“有些没有味道”。难道是诗人“黔驴技穷”找不到更为精准的书写方式了吗,竟来这么一句“有些没有味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留白”本身就是诗歌常用的表达方式。诗人在这里用貌似平常化、简单化甚至口语化句子,有意设置阅读“门槛”,留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言已尽而意无穷。恰到好处地运用这“大俗大雅”的表现手法。却另有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味道。《武胜的夜:在一声声蟋蟀的回忆里蔓延》:或许只有这叫声,才能让黎明缓慢地走过来/打开那些灯光的春天/打开那些笑颜如花的季节。不知道黎阳出生的东北黑龙江有没有蟋蟀,也不知道黎阳自小是出生在乡下或者城里,更不知道黎阳在小时候究竟对蟋蟀的叫声有多么熟悉。但是在这里,在诗中,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用短短的几行诗歌,就为川东北的武胜(甚至可以想象他是在武胜县“国内罕见,书中一绝”的宝箴塞夜宿而和蟋蟀的美声邂逅的),描摹下了这幅如梦如幻的画图:在蟋蟀的唧唧声中,浓重的夜幕正在一点点散开,淡化。慢慢地渐渐地,黎明的跫音已隐隐地、若有似乎地,由远而近地,响起。是黎明的脚步正在向着我们走来。这灵性动感的画面,也是诗人对明天生活的向往。诗歌写日出日落循环往复的自然规律真谛之外,也不经意间引领着读者,拥有了对明天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行走的味道。诗人都是放逐自己的流浪儿。黎阳用他那枚不忘初心方得诗终的心,从黑龙江讷河出生、出发,在天津居住十年之久后,又远涉千万里来到祖国大西南,来到天府之国的四川,融入成都诗歌重镇浓厚的文学氛围中,跨进让不少诗歌朝圣者神往的四川省作协大门,成为“星星人”,同时又安居于邛海之畔、航天城之侧的月城西昌,把自己修炼成了时而成都时而西昌的钟摆族,收获着满满幸福的诗歌和甜蜜爱情的“并蒂花开”。《讷河,四十年的迂回》写出了诗人经过四十年的“迂回”,回到家乡,目光所及大到车轮会、冰雪世界,小到文化馆的锁等,设身处地,看到“一边是命运跌宕的妻子/一边是卧病在炕母亲”。那些岁月深处的过往刹那间一股脑儿涌上心间、聚于眉头、触景生情、湿润眼眶,无语凝噎。人到中年万事忙,哪怕是在除夕这大年三十天的日子里,也身不由己地“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亡命奔袭”。但黎阳在他人生一路奔忙行走中,在居家和老家两点之间,却也另有“企图”,这个“企图”就是他在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担当之外,还有自己人生明确的努力方向,留下了奋斗的前行的清晰的足迹。如《庞大的隐喻:落在春熙路北口上的交通天桥》《紫岩书院的灯火点燃书生的眸子》《在通州古运河畔 与诗歌兄弟喝酒》《氤氲中的三星堆遗址》等,都是诗人饱尝、领略酸甜苦辣麻、油盐酱醋茶、零星琐碎的生活之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舒胸中块垒,著生活华章的标配诗行。

秋实的味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人到中年的黎阳,头上已开始留驻了岁月的风霜,眼角也悄悄爬上了几缕鱼尾纹,但同岁月一起增长、升华的,还有他的诗歌行。就像辛勤耕耘的人,在坚持播种,倍加呵护。秋天的时候,所有的付出就从最初发芽、破土、长高,而开花、结果了。这果实,一是埋首在爆满的邮箱,撷取那些来稿中的优秀诗作,汇编刊物,传承发扬、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直至永远;二是厚积薄发,在选编之余也笔耕不辍,经常在《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绿风》《中国诗歌》《中国诗人》《海峡诗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诗人在人生这趟单程列车中,一路行色匆匆,但却初衷不改。他将一切过往当成历练、修行。在历练和修行中升华、完美、诗意着人生。如《河流总在弯曲中留下澎湃的音符》《岁月的有些原点可以延长》等。就像高尔基在《海燕》中的宣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而《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描》,甚至诗人所有的作品中,最有意义的诗篇,或许就是他在《人到中年,只有数字增加》中写到的:她开始绕开学步车 直接奔向墙/她要走,她选择自己走/这是属于她的路……她的牙牙学语,已经被录制成文件/这些文件或许将来没有人听/至少这些声音留给我的记忆/会让我幸福 幸福就是这长长的满足。

该经历的经历了,该付出的付出了,该收获的正在收获着。但诗人还是诗人,黎阳还是黎阳。他就像那秋水深处的白云一样,历经铅华,愈加灿烂,也更为从容地来去。

潮头拾贝

川中手记(组诗)

■ (四川)黎阳

作者简介:黎阳,(1974–)原名王利平,黑龙江讷河人。曾居天津十年,现居四川。曾在国内外 200 家报刊发表作品,获奖若干,作品入选多种选本。2016 年川东文学奖、2017 年巴蜀文学奖。主编《华语诗人》,出版个人作品集《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四川民族出版社)、《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中国文史出版社)。

移步海棠镇

这朵花 在大山的深处
默默地开放着二千年的韶华
一栋狭小的门洞里
透出步履之外的红尘氤氲

满耳的呢喃之中 海棠中的妹子
穿上嫁衣 旺旺的炉火
沸腾的日子
烧亮了行进中的眸底

这是一个雨水丰沛的季节
从潺潺流淌的酋胞身影里
岁月就是一坨高挂的腊肉
记载着不断被拿起放下的期盼

让风语的轻柔
换来生活高远的晴空

在坪坝 野菖蒲开满山坡

只是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这些爱摄的人就飞进了花丛
生命的流水缓缓定格成
一张带有温度的图片

脚下的鹅卵石被脚掌打磨
抛光
而所有的畏惧都滑落在泥土深处
一曲驼铃
从此回响到印度洋的晴空

这条被岁月遗弃的古道上
这些爱色的人
这些捧着单反 举着手机的人
离开后或许只剩下最后的底片

九龙追风

环山而上依然是山
依水而眠依然是水

高原之沿经幡招展
晨钟暮鼓之内
九龙蜿蜒在水中
马帮的背上担负着历史

山风凛冽 秋叶妖娆
一双目光摄制遍地灵光

只有风 来去从容
只有风带着希望和播种
才有这漫山遍野的 葱茏

牧牛人

我把所有打败的牛
放在一起

我不用鞭子
不用规矩

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白云深处有人家

这个村子与一代逃亡者有关
有个叫石达开的人
从此把香火隐藏在大山的云里

一节节攀援的天梯
一些为了生命能够延续在战火之外的人
不识利益 只为一日衣食

甘洛 一个车马难行的桃源

身披红尘的你我
总要被迎面的水汽覆盖

洞箫潺潺,一缕往事渐渐潮湿
这些贴在额头的记忆
终究会沉入时间的江底

只有这座不断修缮的大桥
还在继续牵引游来游去的背影
渐行渐远

在马边中学,与青春的一次对撞

信口开河
青春就从一个诗字开始
与心中的一个个元音
发出扩散式的生活涟漪

拾阶而上,那一双双眼睛中
包含的清纯
饱含的渴望多么贪婪
放佛一口言井,就这样
被深深地挖开了寸土

推开这么多窗子,有多么辛苦
如同自己也被推开
陷落到文字的身影里

青春的样子都在眼前
收缩成树
而光阴的拔节,都留在笔端
留给这些未来的马边人

岁末在邻州大道仰望

岁月的流云从耳畔盗走了一片落叶
冬日的阳光定格了行走的风
你从华蓥山的背影里
递出一棵棵硕果累累的脐橙

那些椭圆的梦想从青涩逐渐脚踏实地
所有的风景都是路人的照片
坐在三尺讲堂的路人
口吐莲花 种植一颗诗心

那些被种植过的星星
躲在晴朗的后面
邻州的古韵从一句句乡音里
汹涌而出

或许在生命里,你确定要等待
一个开悟的眼神
所有的雨雪都是云
跌落的声音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c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